

阿布扎比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GNSO — 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CSG)

格林威治恒星时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 13:30 至 15:00

ICANN6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好的。我们开始吧。我是马库斯·库墨。我们今天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召开联合会议，我们提前已经获得了这个团体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各个利益相关方团体都提出了一个与 GDPR 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与利益相关方团体进行磋商时，这样做是更明智的，可便于我们将所有问题整合起来。我们让他们的每位代表各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询问我们的 CEO，他是我们在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他在回答问题方面经验丰富，在他提供回答之后你们可以发表意见。我们需要依次进行自我介绍吗？托尼 (Tony)，从你这里开始吧。

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非常感谢，马库斯。我是 ISPCP 副主席托尼·赫尔姆斯。

沃尔夫-乌尔里希·

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ISPCP 选区主席。

克里斯蒂安·道森  
(CHRISTIAN DAWSON): 我是克里斯蒂安·道森，也来自 ISPCP 选区。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我是马修·希尔斯，即将就任的董事会成员。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是克里斯·狄思潘。

苏珊·卡瓦古奇  
(SUSAN KAWAGUCHI): 我是苏珊·卡瓦古奇，BC GNSO 理事。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我是史蒂夫·克罗克，我马上就要离任了。

安德鲁·马克  
(ANDREW MACK): 我是安德鲁·马克，BC 主席。

马库斯·库墨： 我是马库斯·库墨，也是马上就要离任了。

帕特里克·查而利  
(PATRICK CHARNLEY)： 我是帕特里克·查而利，来自 IPC。

亚历克斯·迪肯  
(ALEX DEACON)： 我是亚历克斯·迪肯，来自 IPC。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缔约方机构的 ICANN 董事会成员。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E)： 我是萨拉·多伊奇，即将就任的董事会成员。

卡韦赫·兰杰巴尔  
(KAVEH RANJBAR)： 我是卡韦赫·兰杰巴尔，ICANN 董事会成员。

琼尼·索尼能  
(JONNE SOININEN)： 我是琼尼·索尼能，ICANN 董事会成员。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是艾芙丽·多利亚，即将就任的董事会成员。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是马跃然，来自 ICANN 组织。

前村晃教  
(AKINORI MAEMURA):

我是前村晃教，ICANN 董事会成员。

马库斯·库墨:

谢谢。谁想第一个发言？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查而利:

谢谢。我是帕特里克·查而利。首先我要感谢董事会为我们提供这个机会来讨论关于 GDPR 和 WHOIS 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参加 GDPR 影响评估工作，努力制定出需要提出的解决方案。说到 IPC 的问题，Hamilton 备忘录中再次阐述了 WHOIS 对所有社群成员的至关重要性，大多数成员都致力于在个人权利和隐私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并确保透明度与问责制，这两者的目的是维持互联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指导消费者和用户对抗各种非法滥用。当然，GDPR 对话对作为数据控制方的 ICANN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鉴于这些利益，很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到 2018 年 5 月，ICANN 组织要与社群开展密切合作，这可以确保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等各方的行

动符合 GDPR，并尊重社群关注的问题。CEO 或者其他高管是否发布过任何指示，要求 ICANN 遵守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关于 WHOIS 执行的规定，或者是否有计划这样做？ICANN 组织将如何就任何此类想要发布的指示与社群协商？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下一个谁来？是苏珊吗？

克里斯蒂安·道森：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我们的问题围绕的中心是，ICANN 确定自身作为数据控制方和数据处理方的职责是什么。对 ISP 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因为 — ISPCP，因为 ICANN 要求收集大量个人资料，而这些个人资料从技术上而言并不是设置由 ICANN 作为数据控制方的域名所必需的，但是 ICANN 并不是域名生态系统中唯一的数据控制方。因为 ICANN 控制着与 Iron Mountain 签订的托管合同，他们也能被视为数据处理方，ICANN 至少应负责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信息，以便我们理解在 GDPR 流程中托管服务提供商的角色。ICANN 社群需要了解除了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义务之外，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其他义务。我们需要知道 ICANN 究竟在负责哪些工作。我们想问一下，董事会是否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告诉我们，在确认数据控制方和数据处理方的职责的背景下，ICANN 认为自身的职责是什么，托管服务提供商的职责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理解 ICANN 和社群负责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还想请 ICANN 起草一份白皮书，说明他们在内部是如何处理数据的，这些数据包含由 ICANN 控制的托管合同。这对于我们在寻求合规性的同时理解自身的数据映射做法很关键。

马库斯·库墨：

谢谢。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听取了商业选区提出的意见。

苏珊·卡瓦古奇：

大家好。我是苏珊·卡瓦古奇。我们有一些详细的问题，我想把这些问题转发给克里斯和董事会运营团队的电子邮箱。我们希望深入研究过渡时期的合规计划，并寻求一种标准方法。我们关注的是，大家知道，我们可能面临一种大杂烩式的情况，每个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都采取独特的方式来传输和显示 WHOIS 信息，这可能会出现混乱。所以我们的问题是，ICANN 是否会考虑采用任何具体机制，以便在面临 GDPR 的情况下放松合同合规水平？你们是否打算暂停全部政策或部分政策？这将会是一项内部指令还是说董事会将采纳 RA 和 RAA 中规定的临时紧急政策？如果他们采纳临时政策，则需要将 90 天周期延长至最长一年。如果在这一年周期内社群无法履行自下而上的政策，你们认为会怎样呢？社群预计会在何时看到 ICANN 提出的数据模型和支持这些数据模型的实施模型？如果这些要用于征求公众意见，那么时间就会很紧迫。即使这些工

具明天就可以发布以征求意见，意见征询期也会持续到 12 月中旬，因此我们非常担心时间太过紧张。在 RDS PDP 平行流程中，作为工作组副主席，我们打算实施一项新的 RDS，允许缔约方遵守隐私法，但是你们了解与之相关的所有挑战。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否可能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我可以把麦克风传递给我们的 CEO 马跃然先生了。

马跃然：

谢谢。这些问题问得很好。对于一些问题，我在回答之前需要先与我的法律顾问联系一下，之后才能提供你们期望的回答。我们一起回头来看看，再次声明一下我们在尝试实现什么目的。我们在讨论一项法律。我们在谈论与遵守法律有关的事务，包括与我们的合同的关系以及 — 抱歉，我要后退一点。我必须以另一个角度来做。很抱歉。

目前，我们进行了若干项不同的法律分析。一项来自 Hamilton，一项来自 GNSO，还有一项来自荷兰 DPA。他们指出，ICANN 组织也是数据控制方，或者与缔约方一起共同构成某种类型的数据控制方。我会小心谨慎，因为我们还有点不知所云。要弄清的话，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尝试做的是后退，我要来谈谈假设。我不会说我们打算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所有事情都是基于假设。我如此仔细的原因是，我不想危

害任何人，不管是我自己还是缔约方或涉及到的任何人。这对我而言很重要。

几个月前，大概是在五月或者六月，我外出参加活动，开始说我认为 GDPR 可以 — 在 WHOIS 方面我们可能存在问题。许多人说，你是知道的。但从法律角度来看，那是我们询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询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用户案例。与这项法律相关的一件事是，你需要 — 如果你存储任何数据并且你以任何方式使用数据，你都必须提供背后的理由。而获得用户案例对我们而言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向 Hamilton 律师事务所询问适当的法律问题。

非常感谢你们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我也 — 我也把这些发送给了 DPA。我们把它们发送到 DPA 的原因是告知 DPA 关于 WHOIS 使用的不同情况。几周之前，我们发布了 Hamilton 提供的分析，我不得不说，那是他们的分析，还不属于我们的分析。但是我们请你们提供机会，对此提出问题。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准备问题了。非常感谢你们付出的努力。因为我们将要公布这个问题，做到透明化。我们也要请 Hamilton 帮助我们回答那些问题。我们还没有为此设定时间，因为具体时间取决于你们。我们在目前开展的对话中收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在那之后的第四个流程是 — 如果我们是数据控制方，ICANN 就必须遵从。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会回来，因为我们认为这很



重要，获取社群意见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那将是我们连续第三次要求社群提供意见了。一个，也是两个或者三个模型。我也还不知道。因为它们必须基于法律分析。

我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场对话，我尝试在对话中解释开展技术讨论和法律讨论的区别。在提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要明白法律影响。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之后，ICANN 将做出决定 — 我们可以如何做到合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做到了合规，那么这就将是我们履行我们合同的方式。因为我们不能说以某种方式做到合规，然后又以其他方式来履行我们的合同。

遗憾的是，我们也知道 — 因为在 EU 系统中，所有 DPA 都是独立的，某些国家在某段时间内可能对 WHOIS 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根据我们的政策，如果缔约方能提供良好的法律案例来证明在他们当前所在国家可能引起问题，我们也号召考虑到这点。如果我们看看 WHOIS，在这些假设下当前的 WHOIS，当前的 WHOIS 就是 100%。我们认为，在这些假设下当前的 WHOIS 可能没有达到 100%。我们还认为，这不可能是零，因为根据社群设定的政策，需要更新 WHOIS 系统。我必须遵守社群设定的政策。

因此，这个比例将位于两者之间。我目前还不知道我们打算怎么做或者我们的（听不清）将是什么。我们需要你们在法律意见方面提供帮助，我们将与大家分享所有获得信息。最后，我

们会征求社群意见，会征求三次。第一次，我们会请社群提供用户案例，第二次，向 Hamilton 律师事务所询问进一步的问题，第三次，在提出模型的时候。

我不会具体地询问问题。我会尝试在当前政策范围内提问，因为我坚信，政策讨论应该在社群内进行。

如果所有上述假设都得到满足，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今天这样实施政策。我认为社群必须参与讨论 —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不是要从个人角度来讨论，而是说我个人认为社群必须提出一种方法，说明如何在社群内进行讨论。因为政策是在社群内部设定的。

目前的第四个流程是在政策范围内使用社群设定的工具。其中一个就是本地法律绝不应该超越我们的协议。是的。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认为 —

马跃然： 应该恰恰相反，不是吗？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

---

马跃然： 我必须承认，上周我已经多次这么说了，所以我要把这句话收回来。本地法律始终优于我们的合同。非常感谢。谢谢艾芙丽指出这一点。你展示了你的价值。

马库斯·库墨： 谢谢两位。优秀的团队协作。

马跃然： 我还想指出一点，对于问题，董事会是否做出了相关决策 — 是的。董事会本周做出了决定，通过了一项董事会决议，推迟详尽 WHOIS 的实施，其中一项原因是关于 GDPR 的不确定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否指示了任何人遵从规章，我们的回答是没有。因为我们正在与社群一起确定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正在讨论一项关于 .FRL 的合规案例。我还没有正确了解这个案例。如果你们有任何更多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正在讨论一项关于 .FRL 的合规案例。我还没有正确了解这个案例。

如果你们有任何更多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马库斯·库墨： 还有其他问题吗？谁想第一个发言？

帕特里克·查而利： 非常感谢。

我来说一点。你们在讨论欧盟不同成员国采用不同方法的可能性，也许在立法早期阶段能够实行。鉴于此，我们想知道你们是否在与 Hamilton 的讨论中考虑了这点，尽管这并不在备忘录中，但规章第 36 和 40 条规定了一些程序，例如，根据第 40 条的规定，你可以向将在 5 月正式成立的新的欧洲数据委员会提交行为准则，他们可以批准某些处理，因为这将是处理这个特定问题的一种方法。

马跃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制定新的法律就会带来新的机遇。它也造成了一些相互抵触的法律规定，因为法律是 — 法律得到 — 很多数据保护立法已经存在。在欧洲，我们已经制定有那类法律，5 月已经实施了一些机制。

我们询问是否有任何方式让 DPA 在 5 月前为我们提供更多解释，因为在 5 月 20 日，我们将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问他们是否可以违法，因为法律在生效的同时也会为制定指南提供机会。这就是它运作的方式。第 29 条工作组没有合法权力来发布这套准则。

目前，我们并非唯一遇到这类问题的机构。这是我们将资料发送给 DPA，并尝试通过欧盟委员会与 DPA 建立关系以及与 DPA 召开会议的原因之一。

然后，你们应该知道 — 你们问我他们说了什么。DPA 与欧洲其他机构一样，根据法律规定，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感谢荷兰 DPA 向我们告知了一些事情。我们仍在分析他们所说的内容，因为这很不寻常 — 六年半以前，我是欧洲的一名监管者。我从来没有编制过那样一份文件。

克里斯蒂安·道森：

尽管我们对 WHOIS 充满了恐惧，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还想知道，在为 ICANN 的利益而调查 ICANN 的社群工具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以便确保符合 GDPR。许多人使用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目的相关的个人资料。开展了哪些工作来确保收集和同意拥有清晰的依据，以及确保诸如删除等流程已落实到位。

对于哪些工具要予以更换以及何时更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获得报告？

马跃然：

你是在询问有关我们内部系统的问题。

克里斯蒂安·道森：

是的，我将思路切换到了内部系统以及我们每天在社群内使用的流程上了。

马跃然：

我任命了一位数据保护官员 — 大概是在四个月前，我们现在正在依次通过所有不得不暂停的系统。我们从两点来看待这个问题。GDPR 法律规定的一点是，他们让你来思考某些事情，我认为这点很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法律让你来思考某些事情。因此我们正在依次通过我们设置的所有系统，因为我们必须遵守法律，但是我们也在仔细检查，所以我们不收集不必要的数据。

我们的系统中包含旅行计划等个人资料。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确保 — 但不仅是 — 设置标准以指明我们只需遵循法律，这在某些时候是一种较低的标准，因为我们还需要断定这样做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力求从法律角度和更为哲学的角度来确立系统。

还有一件事 — 要说出我们正在考虑哪些问题对我而言总是很难，但是我们希望与社群一起解决一些问题，关于我们计划设立的某些系统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通过 ICANN 的故事来进一步衡量参与程度和跟踪人员的情况，这是很多人想要的。我们如何以一种不违背人们的诚信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我们开始得很晚，不过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我们必须遵守法律，但是我们也必须从隐私问题的角度来考虑。

---

克里斯蒂安·道森： 谢谢。

马库斯·库墨： 苏珊，请讲。

苏珊·卡瓦古奇： 谢谢。

你之前提到了 .FRL，我一直以来都把这个搞得一团糟。他们已经针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做出了决策，并面向社群发布。这是我们所担忧的大杂烩式的工作的开端。但你也指出，如果你看看当前的 WHOIS，它的比例达到了 100%，这个比例不可能是零，但你不确定我们具体是哪个比例。并且你希望坚持 — 尽量维持当前的政策。但是要在 5 月切实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偶然，百分之百地改变每个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决定的遵守 GDPR 的方式，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需要关于合规的更多细节。

你们是否看到 — 你们希望支持当前的政策。你们说的不会是零，那么是 25% 还是 10% 呢？

马跃然： 我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正在尝试 — 你们能帮助我们加速流程的最快速的方式是向我提供下一轮要向 Hamilton 咨询的问题。我们正处于发现阶段，请为我提供这项帮助。

这里有不同的模型，人们经常问我会选择哪种模型，我喜欢哪种模型。我说我希望遵守法律，也遵守社群设定的政策。采取这种两端平衡的说法，人们就不会再问了。我们真的需要了解工作原理。

谈到政策制定流程时，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会为你们提供所需的信息，但我不会干预。

正如我现在多次低声说的，“这是法律”。

马库斯·库墨：

谢谢，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议程事项了。我们商定为我们联合会议的前面部分确定一个联合议程事项。显然，这不能结束问题。这是艰苦工作和对话的开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这是一场很好的讨论。如跃然所说，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帮助他推进这项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为每个选区提供的传统模型了吗？时间还剩下三分之一，20 分钟。我们可以从 IPC 开始。

好的。在会议上稍做改动。

好的，到讲台上来提问。

我们在会议上稍做改动。好的。谁要上台来提问？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谢谢。我是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我是 IPC 秘书，以及 Winterfeldt IP Group 的同事和政策议员。我和即将就任的 IPC 总裁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Brian Winterfeldt) 一道参加，他是 Winterfeldt IP Group 的创始人。我们有一个关于地理术语的问题。

IPC 正在密切关注新 gTLD 项目中对地理术语的处理，ICANN 生态系统中，社群内部以及董事会层面都存在着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包括董事会在内的整个 ICANN 社群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将影响 ICANN 政策对既定国际法和条约的考虑。

地理名称问题最为清楚和直接，但不仅影响希望支持新 gTLD 的公司和，而且还影响商标名称与地点、地标、地理特征或敏感术语一致的公司。当前最为明显的例子是 .AMAZON。

IRP 近期在董事会之前针对 .AMAZON 申请做出了决定，并且规定了董事会对整个社群负责的重要原则。

董事会是否思考过 IRP 对其决策的广泛影响？董事会成员对组织的责任如何？如果这样的话，这将如何具体影响人们未来对 GAC 建议的信心？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克里斯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马库斯。

是的。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思考一个 IRP 的问题。显然，每个 IRP 都值得思考。我们也非常了解新章程下提出的反馈，这些 IRP 决定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为了建议。他们变得有约束力了。

关于 GAC 建议的问题的直接回答是，董事会处理 GAC 建议的方式由章程规定。对于我们是否在符合章程要求方面做了适当的工作，我们是否进行了尽职调查，人们可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IRP 指出，我们应该寻求更多信息、理由等等。我们在另一天通过了一项决议，询问 GAC 是否还有任何想说的内容。但是基本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接受 — 如果我们不接受 GAC 建议，可以遵循一项流程，如果我们不接受 GNSO 政策制定立场，就会有一项建议 — 抱歉，会有一项流程。在某些情况下，这两方面会发生冲突。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冲突可以在提出意见之前或提出政策制定建议时予以解决。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发生这种冲突。我认为，对于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确定董事会中是否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对这种冲突的首选回应是把问题推还回去并说，“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而不是我们进行尝试，发挥所罗门的智慧，并说，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会这样做。

现在，我承认 —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你支付的代价是你做事的代价，现状得以维持，也许现状对某些人不利。

---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难题，坦白说，我们很高兴获得意见和想法 — 关于社群可能考虑的整体运营系统的意见和想法。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你想来回应一下或者提出后续问题吗？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没有后续问题了。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你们欢迎我们以社群成员的身份对这个特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 GAC 与董事会之间就这个问题开展的对话把我们排除在外了。作为社群，我认为听取董事会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就这个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

克里斯·狄思潘： 马库斯，我能对此做出回应吗？

马库斯·库墨： 请讲。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我想确保我理解对了。你说的是 — 你们已经向 GAC 询问了一些问题，你们将有望收到关于所提问题的回复，你们请求让你们也能发表意见，讨论对 GAC 所说内容的回应。

---

我明白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向人们询问他们对 GAC 所说内容的看法。

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完全正确。我认为特别是 IPC，我希望这已通过问题进行沟通 — 这对于 ICANN 社群内如何对待法律以及如何予以考虑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能够拥有这种机会对 IPC 而言非常重要，我们对你们做出的阐释表示感谢。

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

作为一个时间管理问题，我们说过，每个选区有 20 分钟时间，因此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提出更多问题。在一开始时，我们收到了关于 RPM 进行中的工作的问题。你们还想讨论这个问题吗？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不想了。显然，我们 IPC 有许多关于进行中的 RPM 工作的疑虑，但遗憾的是，这个幻灯片上的内容是 IPC 已经批准的问题的旧有内容，我们已经批准了一个 GDPR 问题和一个地理术语问题，因此 IPC 不适合再在会上进一步询问问题。我们将把我们剩余的时间提供给其他选区，也许我们能对其他选区提出的主题发表一点看法，我们希望参加讨论。

来自 IPC 的帕特里克·查而利似乎还有话要说，他就坐在你的旁边。

谢谢。

帕特里克·查而利： 非常感谢。我要继续针对 GDPR 提出一点看法。关于向下一阶段 Hamilton 备忘录提问的流程。

你们之前说目前没有制定截止日期，我就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间点结束 — 确定问题并将问题提交至 Hamilton。

马跃然： 我已经与多个人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 — 这是我在过去的两天内第五次说相同的话了。首先人们说，是的，我们会做的。我不是律师，但我知道，有时候在提问之前你得先思考。我会为社群提供一些时间来思考。不会是一整年，因为我们还要返回来，也许我们将进行更多的迭代。但最初的回应

是，是的，是的，我们会推进你们的问题。他们真的希望思考问题。

我觉得，我们会在几周之后结束这个事情。重要的是，我们还会积极地 — 因为 ICANN 是一个大帐篷。我们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些还没有提问的社群成员也在向我们提问。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希望能获得许多不同意见。

所以我不想承诺时间，因为这是你们很希望我做的事。或者如约翰·杰弗里 (J.J.) 告诉我的，我们事实上是在向公司提供免费法律建议，当然，我很乐意这样做。

帕特里克·查而利： 谢谢。很抱歉，让你第五次重复相同的话。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们现在转到另外两个选区吧。接下来是谁？是的，沃尔夫。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是 ISPCP 的主席。

我们有两个事项要讨论。我们围绕这些事项提出了一条声明。第一，这是一个首要问题，也与 SSR2 相关，也许我们之后可以切换到 PCP，因为我知道他们具备对此发表意见的基础。

---

我们想要讨论的第一个事项是 KSK 轮转和延迟。在此方面，我想请托尼·赫尔姆斯来讲一下。

托尼·赫尔姆斯：

谢谢，沃尔夫。很荣幸能在会上以 ISP 的角度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积极的信息。我在这里与董事会召开过多次会议，并提出过一个观点，即无论何时出现与互联网相关的 ISP 问题时，我们总是位于风口浪尖，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无论是否是 ISP 问题，我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处于前方。

但是我们希望指出，我们真的是在为董事会提供全力支持，支持他们提出的延迟 KSK 轮转的决定。很重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任何根本改变和对互联网具有重大影响的改变，并且收集的信息显示，要慎重地采取谨慎措施。我们对此非常支持，我们全力支持董事会。

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网络和会员关系，与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和其他 ICANN 工作人员密切合作，确保实现全面了解，这对该项目具有关键作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通过 ICANN 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我们想指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我们能够帮助董事会实现我们都期待的成效。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托尼。我们总是很喜欢听到积极的信息。非常感谢。

---

琼尼，你要发言吗？

琼尼·索尼能：

是的，我要说的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到的数据，KSK 轮转被延迟，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尽管轮转被延迟，但这仍然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它在延迟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收到新信息。

这是进行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延迟轮转，确保在这些情况下不发生不必要的中断。我们采取了非常谨慎和保守的措施，确保不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作为 KSK 轮转的一种沟通渠道，我非常感谢你们热心的帮助。我会将此信息传递给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和首席技术官办公室。你是绝对正确的，你在业界进行了非常好的接触，使用这个渠道非常有利于 ICANN 和让大家接受关于 KSK 的消息。谢谢你。

马库斯·库墨：

谢谢。也许我们也应该提出意见，指出这不是董事会的决策。董事会将其授权给 ICANN 组织，我们把这个事情完全交给跃然、戴维以及他们的下属员工来做。

好的，史蒂夫。



---

史蒂夫·克罗克： 我同意之前所说的所有内容。我只想指出，我们每解决一个背景问题，我们与 ISP 社群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稳固。也许由此带来的其中一项附带利益是，我们将可以加强和拓宽互动和沟通渠道，并期待 ISP 社群不断提高参与度，带来互利。

托尼·赫尔姆斯： 非常感谢，史蒂夫。我们会非常欢迎这样的结果。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

沃尔夫，你还要提出其他问题吗？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在转到下一个问题之前，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将在下午与 ICANN 工作人员召开一场会议，讨论关于 KSK 轮转延迟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相关工作。我希望 — 我们会遵从建议 — 我们会加强业界和相关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以便帮助在未来实现改进。

说到这里，我想把话题转到 SSR2 问题上来。 — 提出了首要问题，我要说的是，在昨天的公共会议中，我们也听到了董事会说的一些事情。我们了解它是如何做得越来越多的。即使如此，当他们参与我们的内部讨论时，他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

题，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以便在将来改进流程，超越我们现在实现的成果。

因此，我首先只能返回到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来，除此以外任何事都做不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承认，在检查所有审核以及所有其他活动、社群结构和流程执行是否符合章程方面，董事会负有最重要的义务？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董事会是否也认为其具有批准 10 月 28 日信函中提及的事项的权利或义务？对于信函中列出的结构、范围、技能、流程和工作计划，是否具有进行批准的权利或义务，以便确保审核的效果能达到董事会认为的那样？或者是否可以达到社群履行职责时可以达到的最佳绩效？真正的问题是：董事会如何协调董事会的职责和社群的职责？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董事会也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史蒂夫想回答这个问题 — 或者由卡韦赫来回答。请讲。

卡韦赫·兰杰巴尔：

大家好。我是卡韦赫·兰杰巴尔，董事会指派到 SSR2 小组的代表。

我主要说两点。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第一，董事会基本上只是提出和实施暂停，如有必要，会为社群提供时间进行调整。就这样。所以，我们并不采取行动。我们不进行干预。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

因此，我们看到一些警告，包括来自 SSAC 的信函和其他指示物，包括我们先前的沟通。我们认为，最佳做法是提出暂停，看看是否需要进行调整。这必须由社群来决定。

除此之外，我认为时间安排也很有利，因为我们在本周开始时就在做了。基本上，与 SO/AC 领导的会议是在周五召开。在信函中，我们提议小组在本周继续开展他们的工作。在 SO/AC 领导感到 — 没有需要担忧的问题时，我们就做好了重新开始行动的准备。所以，现在基本就是由 SO 和 AC 来决定，看看他们是否想向前推进。但是根据这份时间安排，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影响，这是最佳的工作推进方法。

马库斯·库墨：

史蒂夫想说点什么。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你提出这一点。谢谢卡韦赫。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把一些问题区分开来，这不是轻视任何问题，而是承认我们拥有多个相互影响的问题，并且需要分别解决这些问题。我来列举出我脑海里记得的大体结构。我首先 — 我认为这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董事会应发挥什么作用？董事会的权力和职责是什么？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行使这些权力和履行这些职责的适当方式是什么，包括沟通和行动顺序？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完全应该提出来。

我还要提出另外两件事，然后我们可以对此进行综合讨论。

对于我们设定的赋权社群结构下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角色，有一个予以补充的方面。这些审核之前是根据旧有的《义务确认书》开展，现在我们将将其转变为根据章程管理的规则进行。

关键的不同之处是，在先前的系统中，各项审核的组成和许可都在 GAC 主席和 CEO 的联合管理下开展，ATRT 审核除外，这项审核在 GAC 主席和董事会主席的联合管理下开展。现在，其组成由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采用分散式方式进行管理。

这种方式可能较为精细，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是，没有人弄清了监督流程未来会如何发展。所以，我们面临着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有弄清如何参与。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董事会如何参与，以及 SO 和 AC 如何参与。

其中非常重要是针对进行中的这项特定审核而提出的具体问题或一系列问题而实施的流程。

这不是时间，我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整件事。但是基本结构是，坦白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问题信号。他们以不

均衡的方式达到最高点。SSAC 发送给我们的信函是一个特殊且最明显的意见，但这不是唯一的意见。

我们在努力确定如何参与。就我来看，我在另一种背景下，在普通商务背景下看待问题，我们应该在几小时或者几天内而不是几个月内处理问题。这使我们收集到了我们讨论的这些流程问题。

但是最根本的是，存在一个关于审核的方向和进度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每个人、审核小组、董事会、组织以及章程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审核有效且很好地完成。没有人想干涉审核的独立性。没有人想破坏结果。但是如我所说，有若干信号表明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我非常理解，没有看到过这些危险信号的人会认为他们了解了信息，会感到董事会的行为看起来很唐突。如我在一开始时所说，我们会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

无论需要做出怎样的道歉，我们都会做，所有的道歉都本着真诚的态度，都是为了使问题得到解决。

所以，我不反对关注事情的进行方式以及相关方面。但是不要让这分散了对事实的关注，必须时刻谨记我们需要解决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我们处于一种尚不明确的状态。如果对此的答案是，让流程完全正确，除此之外你不能做任何事，那么就要与大家协商，只有当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你才能采取行

动，这是一种对机会和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不是无可置疑的工作方式。这具有其自身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做出了一些决定，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仔细推进工作。我们采纳了法律建议。我们仍在非常仔细地推进工作。我们采取的行动从根本而言是一种警示，目的是跟进 — 在本周进行讨论之后，根据董事会的意见进行跟进。但是行动还是要回归到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由他们采取具体的行动。我们希望所有这些都尽快推进。

马库斯·库墨：

谢谢，史蒂夫。

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非章程领域；我们也认为，在第一次沟通之后我们召开了会议，就是周日与 GNSO 召开的会议，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向所有 SO 和 AC 寄送了一封信函。克里斯大力推动了这个过程，他想补充说几句。有请，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我简单说说 — 这封信函寄送给了电子邮件清单上的人，我相信你们中大多数人都收到了。它叫做 [soacsgcleaders@icann.org](mailto:soacsgcleaders@icann.org)。如果还没有发送给大家的话，我对此表示抱歉。我稍后会发送出来。大多数内容都是背景信

息。这封信函的目的是提供背景信息。我现在不会深入讲解具体内容。那样没必要。

我只是想说说最后两段，我认为这两段非常重要。当然，说与写相比，优势在于你可以通过声音强调字词。

最后两段的内容是：董事会没有侵犯社群在此审核方面的权力。相反，我们让 SO 和 AC 考虑我们听到的问题，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相信，在进行考虑期间暂停 SSR2 工作是明智之举，可以确保利益相关方对适当的范围和工作计划达成一致理解，从而确保审核小组在继续履行其使命的过程中高效地使用 ICANN 的资源。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以任何方式为 SO 和 AC 提供协助，以便利益相关方可以在做好准备后继续开展 SSR 审核的重要工作。

因此，不是由董事会来决定是否要暂停。明白了吗？

马库斯·库墨：

你想对此做出回应吗？

沃尔夫-乌尔里希·  
克诺本：

谢谢克里斯。谢谢史蒂夫和卡韦赫进行的解释。我认为，这也可能有助于其他人了解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工作。

但是，我要说的是，因为这是在 ICANN，这是关于定义的，你们知道吗？许多人说，你切断了什么东西或者倾倒了什么东西，这是有区别的。我完全理解。但事实上，对于这个审核小组目前所做的工作，这具有相同的效果，你们知道吗？他们询问过如何继续。

所以问题就是，你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是否暂停的时候，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困难，如何继续开展审核。

一个具体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你会在社群之后向我们提供许可，无论其背后意味着什么 — 返回来并说，我们是否愿意继续？无论你用哪种方式询问我们，都可以。但首先，告诉我们你的意思是什么，等待我们的许可，或者是由社群自己来决定？谢谢。

马库斯·库墨：

史蒂夫想进行回复。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我在此类会议开始时有一个习惯是，向大家说明我们想利用会议时间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并深入探讨问题。这感觉像是我可以尝试了解一些事情的时刻。

你询问的问题是，谁负责推进工作以及控制条件是什么。我认为，基本且很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做好准备，参与关于流程如何推进的讨论？我认为这才是行动的方向。如果存在这类问



题，关于未来如何推进的决策就不会是一个关键点，因为，我认为在尽快推进工作开展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是底线的确是你说的，你把它描述成了一个问题：谁负责这个流程？社群负责这个流程。但是在负责流程的过程中，你必须挖掘它的实质。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方面。

沃尔夫-乌尔里希·  
克诺本：

好的。非常感谢，史蒂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我想请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来回答一下。

马库斯·库墨：

里纳利亚 (Rinalia) 是 OEC 主席，代表董事会负责审核流程。她想发表一点意见。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谢谢马库斯。

我想澄清一点。我同意史蒂夫刚刚所说的，社群、SO 和 AC 绝对有必要共同解决提出来的问题。这包括多个要素。

在关于 SSR2 的董事会决议中有一点，我们有义务提出要求。我认为很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清楚这点。决议的内容是：

“2017 年 2 月 3 日发布决议，董事会特此任命我们的联络人卡

韦赫·兰杰巴尔担任第二 SSR 审核小组的成员，并请该小组在 3 月 30 日之前制定和向董事会呈交获得批准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确保该小组的工作范围和时间安排符合 ICANN 章程的要求。”

因此，在我们的职责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两件事是，确保小组的工作范围和时间安排符合 ICANN 章程的要求。

我们需要开展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我把这点提出来就是为了进行澄清。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里纳利亚。到此，我们就已结束了这部分的讨论。下面我们进入有关 BC 的问题。下面请安德鲁或者史蒂夫来谈谈这个方面。

安德鲁·马克：

好的。因为这与提问的最后一行直接相关，因此我想请我们的政策副主席史蒂夫·戴尔边科来谈谈。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我们有时间继续深入研究这一方面的具体工作。我可能因为制定压力测试 14 而受到指责。还记得吗？如果美国或 ICANN 取消被称为《义务确认书》的那个双边协议将会怎么样？如果真的取消，进行全面审核的义务将会消失。

解决压力测试 14 的方法是像真空吸尘器一般将《义务确认书》审核吸入到章程中。之后我带领该团队进行起草。艾芙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说得很对，在我们把他们拉过来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项重要变更。我们说，不应该由 GAC 主席或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来挑选他们。应该由 SO 和 AC 主席来挑选。章程中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们保留了董事会根据章程促成审核的义务。这与里纳利亚刚刚提到的是有关联的。使之符合章程的规定。我们认识到，董事会仍将考虑建议，确定是否应该遵循建议并实施建议。所有这些都将在后面进行。我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但是，就像你指出的那样，史蒂夫，我想你使用了“机制”一词。我们需要某种机制来确保董事会、社群和审核小组之间的这种信息传送流程顺利进行。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帮助。你提出，应由 AC 和 SO 领导来决定组成、结构和流程。

但在这两个重要的方面中，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今天，CSG 与 SSR2 小组召开了会议。我们在尝试进行检查，对吗？如果你们示意暂停，我们会接受指示并对 SSR2 进行一个小小的评估。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里纳利亚，因为你们的暂停信中的措辞“组成、结构和流程”对我们来说不够具体，我们不知道该小组工作范围的哪些方面与章程不一致。

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今天早上我认真地阅读了“应该”做的事 — 他们应该考虑先前 SSR 小组的实施情况。我能够确认，他们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之后我们考虑了他们正在完成的其他事情，并询问了这些事情是否符合章程中规定他们可以考虑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从《义务确认书》中逐字逐句搬过来的。他们应该做的大量事情和他们也可以考虑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对审核小组所做的事与章程中规定他们应该做和可以做的事之间具体有什么不一致感到困惑。

今天可能没法提到太多细节。但在这里我们要说，我们需要组成、结构和流程不一致的更多具体细节。

因为有人会说，董事会有权力发出备忘录并喊停吗？

在昨天的公共论坛中，我对着麦克风承认，对于里纳利亚的意见，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知道。我很感激你说由我们来决定开始。但今天早上我们与 SSR2 互动时，我们在努力了解问题的具体情况。或许我们需要再与 SSAC 讨论一下。确实如此。但期望在今天早上的互动中了解细节，至少是 GNSO 的这三个要素能够深入地提供我们所需的信息，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再次讨论你们认为违背了章程的具体情况，你们应该告诉我们所有细节，这样我们才能够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对此不知所措。

第二个方面是史蒂夫·克罗克提到的机制。实际上，我们没有通知 AC 和 SO 主席并让他们在知道必须回应你们提出的问题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机制。

他们甚至没有在几天的时间内回到下面的选区中弄清楚应该做什么的机制。

所以，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认为这周所有七个 AC 和 SC 的所有选区能够调查 SSR2 违反章程的情况并判断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在轨道上或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增加更多小组成员 — 因为我们有些成员已经离开了，那是不现实的。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从那些自告奋勇的志愿者中增加一些小组成员。但是，在调整范围、服务条款和结构方面，我们肯定需要更多帮助。

显然，让董事会向你们拥有的 AC、SO 和各选区主席的电子邮件清单发送电子邮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再多一点的动作。因为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我们需要人员、Adobe Connect 会议和讨论方面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在星期五与 AC 和 SO 主席召开一次临时会议，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外出了，没空与跃然进行讨论。我们需要提出相关的机制。我不认为这周我们将能够执行。

这使我们进退两难，但我们可以为未来吸取经验教训。但这周我们要如何使这个 SSR2 小组恢复工作呢？在没有获得更多信息和具体细节的情况下，这周我要如何做出开始的指示呢？

---

所以，史蒂夫，是时候深入讨论一下了。我想邀请大家利用剩下的一些时间，详细地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应你们据理提出的问题。

史蒂夫·克罗克：

让我来快速地谈一下。

我相信我们是诚心诚意做事的。我们努力进行沟通。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为你们工作，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完成我们要做的工作。如果需要调整，那么我们会调整。那没问题。

关于这周开始的问题，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需要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我们能够多快开始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够多快和多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些问题是什么？

卡韦赫。我们之前发送过信息。卡韦赫会再带我们回顾一下。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可以继续说到你们满意为止。先前史蒂夫在上一轮的意见中提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我们真的遵守了章程并且我们想要成功。我想 SSR2 小组与我们和 SSAC 一样想要成功。其中一个主要的范围问题我们在 10 月 3 日或 4 日之前的信件中沟通过 — 抱歉，我们在一封信中提出（听不清）。

所以我们在前两封信中明确地提到过范围问题。给你们两点提示，里纳利亚宣读的那一部分说，我们需要在 3 月 30 日之前提交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

五月底我们收到了职权范围副本，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工作计划。这是其中一个警告灯。说的是三月份，现在已经 10 月 31 日了。我们还没有收到该小组的工作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决定继续确定范围，确保为该小组提供适当的资源来确定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我们试过从董事会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做出了在需要时提供支持的指示。由于没有提供工作计划，职权范围中确定的范围很模糊，对于我们将会获得的建议水平，我们不确定最终（但我们仍处于这个流程中非常早期的阶段）董事会是否愿意确认说，“好的，去执行吧”，而不需要进一步考虑，这就是我们提出警告的其中一个原因，实际上 SSAC 信件可以证明。

实际上我们希望收到报告说，好吧，这是一项明智的好建议。让我们执行吧。我们以为我们将会获得建议，基于之前的信件中详细描述文档，我们确定建议将会比章程中提到的 SSR2 的预期范围更广。

这是我们为范围担心的主要原因。我们以为，成功的定义就是我们从 SSR2 获得建议然后考虑并告诉组织去实施。但实际上这是不会发生的。现在我们仍处于这个流程中非常早期的阶段。事情可以朝任何方向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议暂停，

---

要求社群考虑、注意警告标志的原因所在。这可能是好的。我们已准备好继续。

史蒂夫·戴尔边科： 卡韦赫，谢谢。今天早上我们了解到，工作计划现在已经发布在维基上了。你不这么看吗？

卡韦赫·兰杰巴尔：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工作计划还未发送给董事会。沟通都是在信件中进行，董事会还未收到工作计划。

史蒂夫·戴尔边科： 卡韦赫，为清楚起见，如果工作计划已经在维基上了，你还认为没有发送给你吗？

卡韦赫·兰杰巴尔： 不是。实际上，我们给 SSR2 的第二封信就是对该小组称为审核计划的工作计划发表意见，我们足够快地看了这些计划并发表了意见。我们从未收到完整的工作计划。据我所知，该小组未在维基或其他地方发布完整的工作计划。该小组有五个分组。分组 2 在网上发布了审核计划，但未提交给董事会。但没关系。我们不会受到流程的太多约束。程序有它存在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回复第二封信，因为我们只在网上看到。他们没有



传送给我们。但是，基于网上发布的内容，我们已经做出了回复。只是 SSR2 小组还未提交或公布工作计划。

史蒂夫·戴尔边科：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能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幸好我们是人类。你们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甚至会说，留出我们 90 分钟会议的最后 10 或 15 分钟让你们与埃里克 (Eric)、丹尼斯 (Denise) 或该小组的成员讨论。我们只不过是解决关于维基上有还是没有足够详细的工作计划的措辞差异问题，那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即使在维基上提供了工作计划，你们仍然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比如该小组中是否有适当的人来执行工作计划、预算会不会支持、是否能够及时完成以及是否足够具体。这些都是合理的。我们与你们合作就意味着你们要负责查看是否执行了章程。如果你们担心我们没有履行章程规定的义务，我们也乐于接受你们的警告。但需要具体说清楚。

在最后的 30 秒钟，我才第一次看到昨天你们发送的信件。所以相关机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克里斯认为已经发送给我们的电子邮件显然还没有到 BC 主席手里。他仍然还没有看到。那或许是我们的错。我不知道。但我们是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是技术人员。一旦我们弄清楚，就可以开始讨论下一个问题。比如，我需要有关工作计划如何未充分达到章程要求的更多细节。

我们的机制有问题。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有效互动的方式，很可能电子邮件并不是完美的选择。我们可能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细节，如果可能，请告诉我们哪里不符合章程的规定。

“组成”和“结构”等措辞对我们来说非常令人困惑。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想请你们现在详细说明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卡韦赫·兰杰巴尔：

不用讲得太细，因为关于细节，我们有很多可以讨论。但是，说到组成和资源数量，我们有很多会议 — 实际上今天早上有一场与 SSAC 的会议，只有一两个人到场。这意味着或许我们的资源不够。电子邮件清单上的多个小组成员提到，我们无法做到或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有很多工作，这种评价是公平合理的。但这应该引起社群的注意。要怎么做和相关的机制是什么，应该留给 SO/AC 和董事会来共同决定。

但谈到组成时，那是我们提出的主要原因。

我们希望 SO 和 AC 领导有机会重新审视一下，或许增加一些成员，或许根据已提交的内容考虑一下技能。

我只想指出，我愿意并一直在与你们提到的埃里克和其他小组成员交谈。我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但这些都是专业的组织讨

论，对吗？所以最小的单位是小组。我们不会比那个单位更小了。在所有这些讨论和理解之后，就由董事会来处理了。

马库斯·库墨：

我只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真的达到那个单位而不应该提高。我们都一致认为需要改善机制。当然。

安德鲁·马克：

关于接下来的步骤，我可以提出三个 C 吗？我从你的言语中了解到，你希望我们参与该流程，我们也想就此展开合作。第一个是背景 (context)。我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我没有得到备忘录。如果你们不给我们提供背景，我们可能帮不上忙。明白了吗？

第二个是沟通 (communication)。就是史蒂夫提到的沟通，我们要做得更好。这没有那么难，如果你们真的对合作感兴趣的话。

第三个是持续性 (continuity)。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我想我们还没有充分地探讨过。人们担心我们设定的先例。对双方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我们希望把它做好。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接下来的步骤。

这三个 C 对于我们构建接下来的流程十分重要。

---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你让我们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谢林？

谢林·查拉比： 考虑到你们大多数人现在谈到的问题，我正在思考接下来的步骤。询问更多细节是正确的。对吧？我们发送给你们的信件很短。我们打算在这次 ICANN 公共会议之后提交更加详细的信件，以便提供大量细节来支持我们刚刚谈到的问题。

或许我听错了，你们所说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这儿时我们可以做什么。如果这是社群希望的，我们可以再召开一次会议，但我不知道和谁召开？SO 和 AC 领导 — 当我们在这儿时。

我们可以讨论很多细节，之后根据这些讨论提交信件。

如果你们可以针对那意味着什么提出一些建议的话就好了。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你，谢林。接下来将提供细节的打算让我踌躇了很久。让我来说明一下原因。

因为对于 AC 和 SO 领导来说，要保留所有细节是完全不合适的。假设这些细节已经在该小组中分享过了。董事会在该小组中有一个联络人。所以这些细节你们已经都知道了。

卡韦赫，你必须要知道组成、结构和流程的细节；因为毫无疑问你们已经与主席和该小组的成员讨论过了，由于保留这些细

节是完全不合适的，所以你们隐瞒了并在会议结束后一周才告诉 AC 和 SO 领导，并希望我们在会议期间采取行动。

谢林，恕我直言，你提出的顺序都是反的。如果知道了细节，几周前他们就应该与该小组分享了，因为有问题你最先要找的是该小组，而不是 AC 和 SO 领导。

你想回应一下吗？

谢林·查拉比：我想我们会找该小组，我们给该小组写了两封信。

史蒂夫·戴尔边科：其中包含足够的细节吗？

谢林·查拉比：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卡韦赫·兰杰巴尔：我可以快速发表一点意见吗？我们的所有沟通都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到 SSR2 清单进行的，这是开放、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访问。

据我所知，董事会或小组成员之间没有其他信息渠道。

我们有 SSR2 电子邮件清单，这是公开的。董事会与该小组的所有沟通也都通过该清单进行。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清单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每个人都可以查看。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们同意我们将会阅读现有电子邮件上的细节。

所以谢林，我们不必等着你们发送给我们了。因为问题的细节已经公布在开放的电子邮件清单上了。卡韦赫，我希望在我查看清单时发现你是对的。因为没有细节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采取行动。

安德鲁·马克： 我想对史蒂夫的发言做点补充。如果我们将要采取像这个一样的严肃行动，可能需要提前通知各位领导。我认为这是在设定先例，是非常严肃的。

马库斯·库墨： 谢林，你举着旗子。你想要 —

谢林·查拉比： 我刚刚和史蒂夫说，你是否想在这次公共会议期间与 OEC 和卡韦赫召开会议？但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准备好了。好的。

---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们还有 10 分钟。我们可以现在进行。

谢林·查拉比： 不，我们无法在 10 分钟内完成。

克里斯·狄思潘： 不能只是和你们一起开会，对吧？

（演讲者离开了麦克风。）

马库斯·库墨： 我们需要在繁忙的日程表中找到空隙来安排一次单独的会议。  
我们可以在会后看看是否有可能安排这样的会议。

大家都认可，我们可能做得更好。史蒂夫说可能需要改善机制。

我想对于社群来说，这一些都是意料之外的。我们一定存在沟通问题。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董事会也非常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在过去很多方面都是未知的。我们已经敲响了警钟，董事会认为需要做点什么了。史蒂夫，你想要回应一下。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我需要提出另一项压力测试。对吧？压力测试 39 涉及  
如果不存在相关机制会怎样。

---

马库斯·库墨： 你必须解决它。抱歉。请讲。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我是布莱恩·温特费尔特，即将就任的 IPC 总裁。我赞成史蒂夫和 BC 的意见，IPC 也欢迎与 SO 和 AC 召开会议。我真的很努力在理解董事会在这个背景下的行动。一方面你们说 SO 和 AC 领导你们做出决定。另一方面，我甚至还不知道细节。我们完全不明白警告标志是什么。我们在讨论召开会议，这样你们就可以与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但你们说这由我们决定或将由我们去发现。这很令人困惑。我知道我们有 SSAC 发来的信件，SSAC 是社群的一部分。我们欢迎进行更多对话，不仅是在了解这方面的细节上，而且还要讨论我们如何结束现在的状况。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想我们无法在剩下的五分钟内得出结论，但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确需要改进对话。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次公共会议期间做点什么，就下一步如何推进达成共识。在这项行动中，过去多方都出现了错误，但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正它。每个人都承诺要改正它。对这个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还有其他意见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玛丽莲·凯德 (Marilyn Cade) 想要发言。



---

玛丽莲·凯德： 谢谢。我是玛丽莲·凯德。这是史蒂夫·克罗克。我希望能够回答以下问题的人举手示意：史蒂夫·克罗克在 ICANN 董事会任职的那些年担任了几个职位。

发言人（姓名不详）： 很多。

[笑声]

发言人（姓名不详）： 很多，很多。

玛丽莲·凯德： 他在 ICANN 董事会期间担任了三个职位。几天前我见到史蒂夫时，我提醒他 ICANN 中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危机，VeriSign 在 DNS 中引入了一项重大变更，由于该变更互联网可能会崩塌。我们打电话给谁？史蒂夫·克罗克。对于新人，你们可能不知道长久以来史蒂夫对技术社群所做的贡献，他认识到需要创建安全与稳定咨询第一工作组，之后创建了咨询委员会来主持和指导该工作组，他派遣该小组的联络人加入董事会，他是董事会成员，之后也当选为董事会主席，他为我们和社群服务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服务得那么好。我们代表所有人向史蒂夫送上一份小礼物，我们把他的名字加在上面了，以防万一他弄丢了贝丝 (Beth) 还得去找。

[鼓掌]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我简单说几句。2002 年我受聘主持新成立的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它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新生的、正在发展中的组织，我们每周都召开电话会议，尝试找到出路。大约一年后，即 2003 年 9 月，当 Site Finder 服务突然出现时，一切都变了，这种变化并非在一夜之间出现，而是几乎同时出现。我们发现 SSAC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在非常有争议的政治、商业和诉讼环境中为该流程提供技术见解。玛丽莲是其中一个提供了大量沟通、大量支持、社群中的大量组织的关键人物，在那时我们技术人员也组织起来在 2003 年十月份召开了两次公开会议。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们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我将向你们讲述一些其他的故事，或许在几个小时后会议室里的人较少时。但不管怎样，还是非常感谢大家。非常荣幸能与你们一起工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互动有内容有实质，有时也非常激烈。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

[鼓掌]

马库斯·库墨：

也请容许我向大家告别，这是我与你们一起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了。非常荣幸能在董事会任职，这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谢谢。

---

[鼓掌]

史蒂夫·克罗克：

此时，让我们也来表彰一下阿莎 (Asha) 和里纳利亚结束其任期。我有没有漏掉谁？我想就这些了。我想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也将从 GAC 主席和董事会联络人的职位中退下来。无论如何，谢谢大家。

[鼓掌]

[会议记录结束]